

长篇报告文学

钢铁铸造的岁月

GANG TIE
ZHU ZAO
DE
SUI YUE

●李延国 许晨 著

新华出版社

钢铁铸造的岁月

(长篇报告文学)

李延国 许 晨著

新华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224 号

封面题字	武中奇
责任编辑	于 蕾
封面设计	侯文英 扈冬生
摄 影	扈冬生

钢铁铸造岁月
李延国 著

※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陆军学校印刷厂印刷
※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50 千字
1993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济南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2271-7/G·842
定价:简装 12.00 元 精装 15.00 元

系点、经常到厂里调查研究，祝贺新绩，勉力奋进，把济钢精神概括为“自我加压，争创一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把济钢作为联



▲1993年6月30日济钢与马来西亚吉(马)钢铁有限公司合资建立的吉钢(马)钢板有限公司奠基仪式在吉隆隆重举行。彭亨州大臣拿督斯里·卡里尔耶谷阁下(左一)、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左二)、董事长马俊才(右二)等为奠基碑揭幕。





▲“爱我济钢，建我济钢，争先进，当劳模”蔚然成风。瞧，厂长马俊才正给全厂最年轻的劳模“电机大王”付春刚颁发证书。



▲总厂领导在研究济钢的发展规划



▲一年一度的花灯会展示着济钢人一年上一个台阶的胜利喜悦和奋进豪情。

▼本书作者李延国（右一）、许晨（左一）与济钢总厂厂长马俊才亲切交谈。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长篇报告文学《钢铁铸造的岁月》序言

中共山东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董凤基

曾经有一部名闻遐迩的外国小说，名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不止一代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读完了作家李延国、许晨采写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这样几个字：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这也是他们作品中一个章节的题目，可谓所见略同，信手拈来，写下我的一点感想。

改革，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巨大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给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行各业千千万万改革者的奋发努力之下，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振兴腾飞之路。其中，我省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济南钢铁总厂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近十年来——从1983年到1993年，他们在厂长马俊才的带领下，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治厂思想，自我加压，争创一流，认真吸取我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济钢的实际情况，走出了一

条挖潜、积累、改造、发展的路子，摸索出一套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成功经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把一个年产在二三十万吨钢上下徘徊、生产不景气的工厂，一下子搞成了年产一百三十多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跃入全国地方钢铁工业“三强”之一。可喜可贺，值得一书。

山东作家协会的两位作家——李延国、许晨同志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深入济钢体验生活，采访写作，长达近一年的时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写出了这部全面、形象、深刻地反映济钢人艰苦创业的长篇报告文学，再现了他们“过五关、斩六将”的飒爽英姿，当然也包括一时“走麦城”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奋斗历程、他们的酸甜苦辣，不仅是对企业和企业家，也是对社会各界人士具有启迪作用的。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波澜壮阔。我们提倡和欢迎这样的作家、艺术家，深入火热的生活，反映改革开放，讴歌时代风貌，多创作和演出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实践证明，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又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年以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科学地总结了新时期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党的十四大也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勾画出了建立这一体制的基本框架。前途

光明而曲折，事业任重而道远。这就要求有更多的象济钢这样的工厂，以及象马俊才同志这样的厂长，披荆斩棘、乘胜前进。

我原来在滨州地区工作时，对济钢和马俊才同志的事迹就有所闻，来到省委工作以后，接触多了，更加钦佩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的拼搏精神。我认为：这些年来，他们是炼钢，也是在炼人。他们在向国家奉献出成千上万吨钢梁铁柱的同时，也把自己锻炼成一代有胆有识的时代弄潮儿。他们以辛勤的汗水和辉煌的业绩告诉世人：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我衷心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1993年12月·济南

目 录

引 子	鲍山今昔	1
第一章	“五十而立”	3
一	历史的结块	3
二	“老上海”接来了新厂长	10
三	不只是三把火	16
第二章	叔牙之风	22
一	砸碎昨日的镣铐	22
二	千金买马骨	30
三	第一资源	38
四	强将手下	55
第三章	齐人敢做	69
一	不唯上、不唯名、只唯实	69
二	新思路	78
三	培养自己	86
四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98
五	小炉子成大器	110
第四章	人生的目标	122
一	从沂蒙山走来的少年	122
二	速成知识分子	127
三	磋跎岁月不磋跎	132
四	“第二厂办”	137

五	厂长轶事	143
第五章	疾风知劲草	151
一	明枪暗箭	151
二	难忘沂蒙山	159
三	“我向厂长说句话”	169
四	他是济钢人	177
五	“上四辊”——创造济钢模式	196
第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215
一	向 100 万吨钢进军	215
二	“自我加压，争创一流”	222
三	严峻的日子	229
四	第一生产力	238
五	济钢的“淮海战役”	248
第七章	“联合舰队”在远航	265
一	并非大鱼吃小鱼	265
二	驶向“太平洋”	276
第八章	新世纪的邀请	285
一	盛大的节日	285
二	鸳鸯楼上下	290
三	“神灯”·“体育厂”及其他	299
四	为了明天的辉煌	315
尾 声	老马识途	323
后 记		327

●引 子●

鲍山今昔

距今两千五百多年以前，正是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今天被称为淄博、济南、滨州的这块土地上，即泰山以北、黄河两岸，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齐”。

它，本来是由周公分封诸侯、姜姓人建都营丘（后称临淄）的小国。只因齐桓公小白不计前嫌，重用一代名相管仲，励精图治、改革变法，几年功夫，便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然而你可知道，这位才高八斗、风光一时的管相国，因各保其主的使命几乎射杀齐桓公而获罪于槛车中，倘若不是一人极力推荐保举，桓公早已“得食其肉而不厌，况可用乎？”这个人就是齐桓公的师傅、慧眼识英才的鲍叔牙。由此化敌为友，使其倾心辅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难怪宋代大学士苏洵在《管仲论》中写道：“与其说齐国得益于管仲，不如说是得益于鲍叔牙……”

如今，这位名传千古的鲍叔牙就长眠在山东省会济南东郊一座工厂厂区内，这块地方也因此而得名，叫做鲍山。多少个岁月过去了，他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古墓四周，荒草丛生，世人似乎已将他及他的归宿地忘却了。

这座工厂就是济南钢铁总厂。鲍叔牙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谢世的千百年之后，会同这座工厂一起再次被书写入册。因为当历史的车轮转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交，古老的鲍山

脚下走来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位具有“管鲍遗风”的厂长——马俊才。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务实、求效、宽容、开放的治厂之道以及使“弱齐”变“强齐”的辉煌业绩竟与这片土地上的祖先一脉相承。

1983年秋天，马俊才就任济南钢铁厂厂长时，这里垃圾遍地，黑烟蔽空，生产上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达到年产三十二万吨钢，人们三代同堂，挤在鸽子笼般的宿舍里，下了班，一身黑不溜秋，连个象样的洗澡堂都没有……

弹指一挥间，旧貌变新颜。

时至1993年秋天，还是这个厂，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马俊才和他的一班人，率领数万济钢人，呕心沥血，没向国家要一分钱，以改革的姿态高歌猛进，硬是建设成一个年产一百多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我国地方钢铁工业的“三雄”之一。职工们的生活环境也大大改善了，济钢新村矗立起一座座漂亮而舒适的楼房，周围是芬芳碧绿的花坛、草坪……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将围绕自己的太阳旋转。”数万名济钢人是怎样让自己生命的太阳冉冉上升的？

一个微风吹拂的傍晚，济钢总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马俊才踱到鲍叔牙墓前，久久佇立，默默凝视。半晌，他自言自语地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叔牙纪念馆’。”

.....

●第一章●

“五十而立”

宁可少活十年，
也要把济钢搞上去。

——马俊才

一 历史的结块

曾经有过红火的日子。然而却象美丽的钢花一样，闪烁烁烁，转瞬之间熄灭了……

1958年，在年轻的共和国历史上，那是一个激情勃发的年代，也是一个头脑发热的年代。

早春的一个傍晚，一辆灰色的轿车轻快地驶过长安街、驶向中南海。车上坐着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高扬文等人。他们是奉命前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钢铁工业发展情况的。

那天，毛主席有些感冒，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兴致。在听到各省市搞钢铁的积极性都很高、步子还可以快一些之后，他高兴地说：“好嘛！你们不要怕钢铁生产多了没地方放，可以放到我的院子里嘛！……你们要把每一个省当作一个国家来对待，我们一个省就有几千万人，等于欧洲一个国家。欧洲许多国家都发展起来了，英国、德国每年都生产两千多万吨钢，我们有的省连一吨钢也不生产……”

无疑，这位振臂一呼、万众响应的伟人是盼望中国的钢铁工业迅速腾飞，但后来却事与愿违……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当冶金部的几位部长告辞出来时，已是满天星斗。他们都很兴奋，眸子里闪着光彩：“啊！毛主席亲自过问了，钢铁工业一定会有大发展。”

“是啊！咱们快回去干吧。”

雷厉风行。

一场“大炼钢铁”之风迅速掀起，逐渐吹遍各地，波及全国。

济南钢铁厂应运而生。

1958年7月1日。

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七周年的日子。也是几代济钢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济南钢铁厂开工典礼在这一天隆重举行。

尽管天公不作美、下着大雨，但6000多名建设者仍然兴致勃勃地在施工现场集合。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济南市长刘乃殿以及省市机关团体负责人、还有农业社的代表参加了典礼。

白如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全体职工以主人翁的精神，苦干加巧干，争取把济钢早日建成投产。随后他为开工剪彩，并与刘乃殿等人一起竖起了济钢建设的奠基石。

如今，这块奠基石还牢牢镶嵌在一号高炉的水泥基座上。

掌声四起，马达轰鸣，古老的鲍山脚下、当年齐国争雄的地方摆开了工业建设的大战场。

说来令人汗颜，堂堂齐鲁大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竟然没有一个钢铁厂或稍微象点样的机械工业。缺钢少铁，等于一个人缺少脊梁骨架。时至1957年，经山东省政府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决定在济南东郊建一座年产生铁35万吨、钢30万吨、钢材25万吨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

此后，紧锣密鼓，济钢挥鞭上马了。

这是山东人的“金娃娃”呀，省里配备了最强的领导班子和筹建队伍，任命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后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主持筹备处工作。冶金工业部也调集了由第七冶金建设总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唐山钢厂、鞍山钢铁公司等单位组成的精兵强将，加上从泰山南北招收来的几千名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瞪圆眼睛、甩开膀子，拼死拼活地大干起来。

首要目标是一号 255 立方米高炉。

一位亲身参加过当年会战的老工人回忆说：“那时候条件非常差，不少工作是凭体力硬干上去的，而生活却没法说，大部分职工住在席棚子、地窖里；下雨时床下是泥、刮风时铺上是土。尽管这样，干起活来却个个象小老虎似的。落后就是耻辱，更谈不到争享受、要待遇了，大家只有一个心眼：争速度建济钢……”

就凭着这股劲头，一号炉于当年 12 月 24 日竣工点火，第二天 19 点 25 分便炼出了第一炉铁水。从开工到出铁仅为 176 天，比计划提前 3 个月投产，创全国同类型高炉建设时间最短纪录。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谭启龙闻讯赶到现场，向济钢建设者们表示由衷地祝捷。

是啊，怎能不高兴呢！山东冶金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当通红、滚烫的第一炉铁水流出来时，炉台上一片欢呼，人们顾不得身上的烟灰油泥，纷纷忘情地握手、拥抱，眼眶里盈满了激动的泪花……

这是值得庆贺的！毕竟有计划、有准备、快马加鞭地建起了正规的钢铁厂。

而在“钢铁元帅升帐”的令箭下，呼啸而起、遍及全国的夺钢大战，却令人不敢恭维了。

1958 年 8 月，一个炎热的夏天。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但各省市的“一、

二把手”们参加了，就连各大钢铁厂的头头脑脑也奉命到会。这可以说是一次最高级别的“钢铁会议”。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落实当年钢产量在 1957 年 535 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钢。

据说，会议开得十分紧张。尽管是在海风习习的避暑胜地，人们仍然汗流满面、头晕脑胀。中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钢厂一个钢厂地征询意见：“能不能？有没有信心和希望？”大家大眼瞪小眼……当得知“翻番”是中央领导提出来的、并对有关部门行动不力严肃批评之后，便异口同声地说：“行！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拿下‘1070’。”

没有人说不行。即使心里疑虑重重，也不敢提到桌面上来。就象热气腾腾的浴室里，人们全都光着身子，只你一个人穿着衣服，反而不正常了。

会后，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各省市县社村也都作了紧急动员。“大炼钢铁”、“以钢为纲”。《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全力保证钢产量》的专题社论，指出：“生产 1070 万吨钢，是我国人民当前的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只能超额完成任务，而决不能少一吨钢。”

距离年底只有四个月了，而全国钢产量才达到 400 多万吨，还差 600 万吨……怎么办？“各级书记挂帅、全党上阵、一切为钢产量翻番让路！”口号响遍全国、生产变成政治。中国人狂热了……

包括济钢在内的正规钢铁厂自然加紧建设，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一些临阵磨枪的小高炉、小土炉匆匆上马。有的地方就在土岗上掏个洞、在平地上垒个台子，呼呼地拉起风箱炼铁炼钢。焦炭不够了，就挖煤伐树；矿石没有了，就回收“废铁”，甚至把烧饭的铁锅砸了送进炉子……

一场不堪回首的灾难。

这时候，有一个青年人，大睁着迷茫的眼睛，忧心忡忡。他，就

是马俊才。当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25年之后，他会成为目前正在白手起家的济南钢铁厂厂长。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马俊才与同时代的人们一样，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夺钢大战之中。“钢铁就是国力”，这种思想深深印在他们脑海里。

然而，从沂蒙山走出来的马俊才，淳朴、真诚，很快就对眼前的情景产生怀疑、继而痛心疾首了。由于他们是“钢铁”的内行，上级要求他们组成“大办钢铁工作队”，分别深入各地指导炼钢。马俊才一行80多人，包括设计、机械、冶炼等等各个专业，急如星火地来到了安徽铜陵市。他还当上了小队长。

成千上万的“小土炉”建起来了，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动员起来了，找矿、挖煤、砍树、炉火熊熊、烟雾阵阵，夜以继日连轴转……热情可“嘉”，但完全不讲科学性，——大多是挖一个大池子，里边铺一层圆木棒子、放一层矿石、煤块，架在一起烧，最后流出来一些渣铁不分的“大疙瘩”，充其量是一些“烧结铁”，根本不能用。

就是这些玩意儿，还经常集中起来报一天的产量，“放卫星”。报纸电台推波助澜、赞语不断，“东风劲吹传佳音、日产生铁九千吨，”“红旗插满山、卫星放满天”等等，高指标压出来的浮夸风，滚滚而来，钢产量气吹似地直线上升。

偌大中国不乏有识之士，但刚刚经过不寒而栗的反右斗争，无人敢说。

马俊才由愕然、茫然到愤然，心中象油煎似的。他带着几个人蹲到铜陵市大同区，跟着区长到处查看、指导。看来，这位区长也是一个务实之人，对如此大办钢铁产生了怀疑。他把马俊才悄悄拉到一边问：“你们是行家，实话说说，这么炼行不行？”

“这……”望着区长那诚恳的眼睛，马俊才再也憋不住了：“不行！这不是铁。古代虽有用木头炼铁的历史，但不是这么干法。全是胡来、浪费！”